

第2章

# 禁 果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盈利即是圣举。



掌握会计学就像学习一门新语言。会计学在地球被称为“商业语言”，不过在某种更普遍的意义，它是选择的语言。在地球上的商业领域被践行的会计学使用货币来记录个人和公司的行为，然后接着记载它们所做的选择在将来的回报有多好或者有多差。

傲世帝国总结道，这种框架可以延伸到以评估个人在生活中的举止。当然，美元和美分在天堂与地狱这个相对宽泛的应用领域无用武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发明“报应币”的原因。不过，在摸透这些“报应币”的作用之前有必要对常规会计学的基础加以了解，这门会计学从华尔街到商业街的店铺都在践行着。

在他们对天堂和地狱的业务进行修改和重新部署的提议被所附条件接受后，傲世帝国的判官开发了一套严密的培训项目以将这门新语言教授给新入选的判官，并确保他们能够高度熟练地运用它。成功完成培训入选者不再简单地被叫去走马上任进行审判；相反，他们的能力会在一个为期两天、耗心费神的考试中得到测验。成功通过者则获认证成为这门来世会计艺术的执业者并被授予“幸运”名号，加之于姓名后边。这一名号将他们确定为“天国审计专员”，即处于最高一级的专业人员。傲世帝国随后想出了一个公司口号来为这项新资格助阵：“审判日无人不‘幸运’”。

成为一名“幸运”需掌握传统会计学并显示出其运用该学科的概念到更具难度的衡量人们意图、行为和结果的领域之中。仅仅记录那些衡量起来不费吹灰之力的东西不会带来对公司或个人准确的评估。那些无形的东西也须予以考虑，诸如生活质量、对他人现世和来世所添的福祉以及对他们在起跑线所得的

数量各异资源所能利用的程度。

## 从钟摆到陷阱

我，本书的作者，也在那些在傲世帝国转用尘世会计学之前受判并被送到地狱的人们之列。尽管我不曾就来世录影带上对那些我被抓现行的负面事件的解读有过异议——这么做免不了会很傻，因为这录影带不会撒谎——我也有被人忽视的一面（并且无可否认这一面更难于查找）。要实行真正的会计，就应将所有交易都包括进来：善的、恶的、丑的和未曾料到的。和身处宇宙之中这个热火深渊的其他许多住民一样，我开始认为将我置于此地的裁决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作出的。

所幸，我们的联名呼号声从地狱曲折深处传出，引起了一位路过天使的注意。这位天使将我们的哀号逐级传报直到传入了那一对聆听众生疾苦的耳朵。

我的许多抗诉的同伴都成功地获得了新的审讯，而且他们的原判决也被推翻了。当判词写下的时候他们可以继续闲适地在上面晃悠着（同时，也在沾沾自喜地向下冲着我笑）。我在来世的命运可没有这种同样的让人乐开花的上位机会。尽管灼热散去，但炼狱还是我的临时住所。本书在解释会计学基础上的成败与否，及其作为上帝外包的得力手段对当前和对将来受判者的适用与否将会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

## 回到学校

我与傲世帝国的初次相遇是在我死后不久，尽管对死亡这一事实我并没有立刻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即使我已明白是怎

么回事，我的信仰丧失如此之久以致我从未想过我一死亡即会受到来世审判这种可能性。那时在我看来，生命多半是艰苦的，有时是件趣事，而在其结束之时即复归尘土，仅此而已。

在我明事理之前，就仅仅像是某天早晨我醒来后发现自己坐在一间候见室，它看起来就像我牙医的那一间，破烂不堪，廉价的茶几上铺满了过期的八卦杂志。角落的一个鱼缸中芽变的藻类比水还多，像厚实松软的绿窗帘一样将鱼儿掩盖其中。面容忧虑的人们满坐在一把把不搭调的椅子上。尽管我记不起是否去过那里，不过这倒也没让我心烦。很多个早晨都是这么开始的，前一天的晚上都睡得很晚，内心五味杂陈，醒来只觉得一梦了无痕。那动不动就让我做点不着调的事的不灵光的脑筋会在新的一天死缠着我。这样的不利形势使得随波逐流成了一个明智的策略。

一位满脸无趣的接待员拉开她面前的玻璃隔板，大声叫唤道：“卢克·亚当斯，监察司现在要接见你。”

我感到一片茫然、困惑，同时一阵让人恶心的头痛向我袭来。我起身走进那扇门——我看到络绎不绝的人消失在门那头。奇怪的是，没有人返回，我独自寻思着，回过头望去，只见候见室现在也空无一人。

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在巴西度假，在里约热内卢海岸边的悬崖上滑翔。在我突然看到滑翔机左翼脱落，然后疯狂地旋尾坠落，向下盘旋后一头扎在海浪中一堆让人欲除之而后快的沙砾上时，一阵寒战急速掠过我的肩胛骨。在我撞地前一瞬间我眼前一片黑暗。

在这短暂幻想的间隙接待员带我走下一小段走廊，将我引进一间巨大而布置整齐的房间，然后急转身“嗒嗒嗒”地离开了，她脚上的鞋是医院护士穿的那种。房间另一侧被一张大浮

雕长凳占着，凳上坐着九位身穿黑袍下巴宽厚的男人——呆板、忧郁，但也果断的一群人。坐在这群人中间头发苍白、呆板至极的那位敲着他的小木槌。

“卢克·亚当斯先生，你是来此接受最终审判的。”

“这里是交通法庭吗？”我问道，回想起塞满我桌子那个最大抽屉的一堆皱巴巴的罚单，“我真是愿意交罚款的，我可以用支票吗？”

另外八个人直勾勾地看着我。只有年事最高的那位当我存在，虽然他也对我关于罚单的问题不予理睬。

“我们已经达成判决，”他以严肃的语调说道，“你看一下将要递呈的证据，如有异议，我们会分配时间让你做陈述的。”

一个看起来像20世纪70年代迪斯科转球的东西从天花板上降下来，然后立刻开始在四面墙上闪现图像。这些是我生命的图像，不过图像顺序出现、消失地如此迅速以致我想跟上这些图像却只落得自己头晕目眩。我隐约记得我最好的时光被遮掩过去了，不过或许我的善行少得不足以动干戈而争之。

显然，这些坐长凳的人已经看过我的图像，或者能够比我更好地跟上这些图像，因为图像结束几秒钟之内——房间的灯重新打开后，迪斯科转球完全收进天花板之前——他们就果断地判决了。他们行动一致地将手伸进黑袍，每人取出一张明信片大小的上面写有数字的纸，然后高高地举向头顶，仿佛要模仿奥运会游泳裁判员似的，虽然我从未在奥运会见过有打负分的。裁判长扫了一下打分，抬头望向天花板那迪斯科转球收进去的地方，简单地动了动嘴唇，然后低头死死地看着我的眼睛。

“亚当斯先生，你的最终得分为 - 4.7，我想现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对我们怎么得出的这个分数有什么疑问吗？”

“你们是怎么得出的？”我愤怒地脱口而出，“我甚至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快，我确实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那九名成员的平均分，已不再被称为“功过指数”，因为他们的智慧开始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监督；现在它作为“终极指数”而为人熟知，它表示“终其一生，善恶、毁誉极见于此”。判决是对是错是好是坏都无所谓，因为没有上诉的权利。在傲世帝国之前，人们对此从未提及。那时，来世的决策是由全能的上帝作出的。

“我道歉，先生，不过对法则的无知并不构成有效的抗辩或对程序的异议。你需要一个计算器来核对我们的结果吗？你知道，你有权这么做。”

说完，他从翻褶的黑色衣袖中取出一个信用卡大小的计算器递给我核对分数用。

“不，我不想核对你们的结果，我想的是……”

“休庭，”他大声叫道，锤了两下小木槌让我安静，“法警，押送亚当斯先生到电梯并确保他被放到他该去的那一层。”

一个面无表情，身着白色全套装备的随员从门的一侧走了出来，紧紧地攥住我的胳膊肘。他高大、脾气坏且强壮，够得上做全国橄榄球联盟中任何一支队的极具攻击性的擒抱<sup>⊖</sup>；我休想挣开他的掌握。我像条缺氧的鲤鱼嘴巴一张一合，他押送着我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向下走了约20码<sup>⊗</sup>。在电梯门口他对着电梯门叫道：“下去，4.7层。”

电梯门即刻开启了，我的这位大块头押送者最后恶狠狠地

⊖ 擒抱，某些双方选手会有身体接触的运动项目中特有的动作，常见于橄榄球类运动。——译者注

⊗ 1码=0.914 4米，20码约为19米。

盯了我一眼，害得我一骨碌地跨进电梯轿厢。电梯闪电般飞速下降，然后电梯门“嗞”的一声打开了，我只得一个人走进另一间四面都装有屏幕的房间。这次天花板上没有迪斯科转球了，只有四个巨大的扬声器安装在角落，竭尽全力的聒噪，就像是马上就要活过来，挣脱开来然后将我压碎。

墙上的屏幕画面姹紫嫣红地闪动着，一阵震耳欲聋、震颤不止、如牙钻钻牙般的声音从上边的扬声器穿入我的耳膜。突然，我明白了这声音的恐怖之所在：我整个人裹在了贾斯汀·汀布莱克<sup>⊖</sup>音乐录影带刺耳的声音中。因为我一直是个音乐狂——喜欢听一切悦耳且富创造力的乐曲，这些影音就是对我一切所珍而重之的东西的惨无人道的攻击。

我拼命地在房间中寻找开关，或至少是可以关低音量的旋钮。整个房间没有一个控制按键。我一纵跃向角落，抓向扬声器，拼命地想将它们拽下来。此举失败后，我向墙冲去，然后弹了回来，就像一只发了疯的、试图冲破玻璃扑灭那让它疯狂灯光的大蛾子一样。这些许努力并未改变现状，一点儿都没有。

我双膝跪地，仰头大声喊道，“天呐，我是在地狱！”

立刻，四面墙上的屏幕都定格在了贾斯汀·汀布莱克看着我佯笑的这一幕上。

“是的，你在地狱，很显然你在地狱，伙计”，他唱到——跑调了。

## 地狱之旅

紧随上文所述事件而来的一条好消息是，我并不孤单。我

<sup>⊖</sup> 贾斯汀·汀布莱克，美国著名歌手，流行组合“超级男孩”主唱。——译者注

们这些被安放在4.7层的人每天都有一小时可离开房间去拜访其他同住者或者去娱乐中心。和监狱不同，我们无须担心自相残杀的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注定在那儿而且不会再被杀害了，也没有人会受到比每天23小时充斥在我们囚房里的惩罚更重的惩罚。

当时，傲世帝国似乎乐此不疲地使地狱适合每一位身处其中者。这一外增特点不是其合同缔约任务的一部分。一生中曾遭多数人厌恨或叨扰的人——不管是谁，以极其浓缩的形式，永远成了他所陷身的东西，就像流沙一样。尽管受审判的人没有人声称其是受误解的圣人，但将我们遣送至此的程序完全是个谜。该程序的指导方针合理吗？它们武断吗？高级监察司是依照自己前进的步伐制定它们的吗？它们有疏忽的地方吗？没人知道。我们鼓起勇气，一起向天堂抗议。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的抗议被天堂听到了。

后来我们获悉，我们的处境是击中傲世帝国最初运作的要害并使其寻找检点新近亡故生灵更好法子的最后一招。在傲世帝国选定尘世的会计学后，高级审判理事会的那位曾审判过我的成员将我深陷地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过分滥用了那一制度的情况知会给了傲世帝国。基于这一点，加上我是我们这一圈中最不安分、最爱嚷嚷的牢骚客，他们就给了我写这本书的任务。

我是在某天下午得知这一任务的，当时我牢房那可憎的视频突然停住了，然后正常的光线充满了我周身。那大块头，仍旧穿着随员制服，走了进来，递给了我一张红纸片。纸片中央用黑粗体写着一句话：“乘电梯去0层，在那儿汇报你的下一个任务。”

我抬头看着那白色的“犀牛”，说道：“这一定是弄错了吧，电梯从不在0层停。”



声音像砂石从货车车厢滑下一样从他胸腔里传了出来，“这部电梯会停”他说。

“为什么呀？那是什么？”

“炼狱。”

他这次又攥住我的胳膊肘带着我走进电梯，我则又想起了那缺氧的鱼的一幕。看来，炼狱是我将要做研究然后撰写本书的地方了。我不但得描述会计学和其操作原理，而且我还受命记录我对其贪得无厌的误用。我要做到面面俱到，不遗余力。接下来我还得解释傲世帝国是怎么师尘世会计学之长技以作为来世审判之用的。

借由我的会计学知识而行偷窃之事或对其他东西做一个不得人心的分类是纪律所明令禁止的，更别提道德和法律了；我坐行就如奸诈的蛇和偷食禁果的罪人一样。沉沦如此，复归伊甸已不可能；不过如果我能说清楚为什么宁为玉碎而不欲瓦全，我即可承恩脱离地狱而匍行至天堂的底层。如果本书未能遂愿，我则被送回地狱，与贾斯汀永世为邻。这样一来，“不发表即玩完”就有了新内涵。

炼狱的科研图书馆藏书丰富，不过由于那里不许常待，所以设计成了不让使用者太过安逸的样子。例如，我整天待的那个不通气的房间就像是为六岁小毛孩设计的——完全只有小椅子、小桌子、低矮的自动饮水机，甚至还有一个较低的马桶座圈。我经常会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撞到头，因为门框的上梁与我下巴齐平。

这是我的研究，我做这些研究就是为了写出这些章节，希望以此改善我的境况——在那儿，我至少可以伸直双腿而不会撞到胫骨。